

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

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綱 苗夫人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溫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於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荊 亞子

姚元崇

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輔，頗懷疑阻，屢以事相侵，張銜之頗切。姚既病，誡諸子曰：「張丞相與吾不葉，罅隙甚深。然其人少懷奢侈，尤好服玩。吾身歿之後，以吾嘗同僚，當來弔。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，寶帶重器，羅列於帳前。若不顧，汝速計家事，舉族無類矣。目此，吾屬無所虞。便當錄其玩用，致於張公，仍以神道碑為請。既獲其文，登時便寫進，仍先礮石以待之，便令鐫刻。張丞相事遲於我，數日之後，必當悔。若卻徵碑文，以刊削為辭，當引使視其鐫刻，仍告以聞上訖。」姚既歿，張果至，目其玩服三四。姚氏諸孤悉如教誡。不數日文成，敘述該詳，時為極筆。其略曰：「八柱承天，高明之位列；四時成歲，亭毒之功存。」後數日，果使使取文本，以為詞未周密，欲重加刪改。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，乃告以奏御。使者覆命，悔恨拊膺曰：「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。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。」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盧齊卿

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。時張守圭為果毅，齊卿特相禮接。謂曰：「十年內知節度。」果如其言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薛季昶

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，曾與人制碑文。其人則天時破家，因搜家資，見其文，以為與反者通，所由便以枷杖送陳於府，見河南尹薛季昶，陳神色無懼，自辯其事百餘言。薛尹觀而奇之，便引上廳。謂之曰：「公當位極台鉉，老夫當以子孫見托耳。」後陳位果至丞相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元懷景

燕公說之少也，元懷景知其必貴，嫁女與之。後張至宰相，其男女數人婚姻榮盛，男尚公主，女為三品夫人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張九齡

開元二十一年，安祿山自范陽入奏。張九齡謂同列曰：「亂幽州者，是胡也。」其後從張守圭失利，九齡判曰：「穰苴出軍，必誅莊賈。孫武行令，猶戮宮嬪。守圭軍令若行，祿山不宜免死。請斬之。」玄宗惜其勇，令白衣效命。九齡執諍請誅之。玄宗曰：「豈以王夷甫識不勒也。」後至蜀，追恨不從九齡言，命使酌於墓。（出《感定錄》）

王丘

開元八年，侍郎王丘拔山陰縣尉孫逖，進士王冷然，不數年皆掌綸誥。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裴敦復、於特卿、盧愷等十數人，皆入台省。眾以為知人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楊穆弟兄

貞元中，楊氏、穆氏弟兄，人物氣概，不相上下。或云：「楊氏弟兄。賓客皆同；穆氏弟兄，賓客皆殊。以此優劣。穆氏弟兄四人，贊、質、員、賞。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，質美而多仁為酥，員為醞酬，賞為乳腐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」

李丹

郎中李丹典濠州，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。聞丹之義，來謁之。且無傭保，棹小舟，唯領一卯歲女僮。時方寒，衣復單弊，女僮尤甚。坐於客次，女僮門外求火燎手，且持其靴去。客吏忽云：「郎中屈處士。」復即芒屨而入，丹揖之坐，略話平素。復忽悟足禮之闕，矍然。乃啟（「啟」原作「起」，據陳校本改）丹曰：「某為饑凍所迫，高堂慈母處分，令人關投親知。無奴僕，有一小女僮，便令將隨參謁。朝至此，僮駭恐懼公衙，失所在。客吏已通，取靴不得，去就■脫，唯惶悚而已。」丹曰：「靴與履，皆一時之禮。古者解襪登席，即徒跣以為禮。靴，胡服也，始自趙武靈王，又有何典據？此不足介君子懷，但請述所求意。」遂留從容，復頤旨趨。乃云：「足下相才，他日必領重事。」於是遣使於白田，饋遺復母甚厚。又餞復以匹馬束帛，復後竟為相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鄭綱

劉瞻之先，寒士也。十許歲，在鄭綱左右主筆硯。十八九，綱為御史，巡荊部商山，歇馬亭，俯瞰山水。時雨霽，岩巒奇秀，泉石甚佳。綱坐久，起行五六里。曰：「此勝概，不能吟詠，必晚何妨？」卻返於亭，欲題詩。顧見一絕，染翰尚濕。綱大訝其佳絕。時南北無行人。左右曰：「但向來劉景在後行二三里。」公戲之曰：「莫是爾否？」景拜曰：「實見侍御吟賞起予，輒有寓題。」引咎又拜。公咨嗟久之而去。比回京闕，戒子弟涵、瀚已下曰：「劉景他日有奇才，文學必超異。自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院，寢饋一切，無異爾輩。吾亦不復指使。」至三數年，所成文章，皆辭理優壯。凡再舉成名，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。乃生瞻，及第作相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）

苗夫人

張延賞累代台鉉。母宴賓客，選子婿，莫有人意者。其妻苗氏，太宰苗晉卿之女也。夫人有鑒，甚別英銳，特選韋皋秀才曰：「此人之貴，無以比儔。」既以女妻之。不二三歲，以韋郎性度高廓，不拘小節，張公稍悔之，至不齒禮。一門婢僕，漸見輕怠。唯苗氏待之常厚。其於眾，多視之（明抄本「其於眾多視之」作「其餘賤視」），悒快而不能制遏也。張氏垂泣而言曰：「韋郎七尺之軀，學兼文武，豈有沉滯兒家，為尊卑見誚。良時勝境，何忍虛擲乎？」韋乃告（「告」原作「武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辭東遊。妻罄奩奩贈送。延賞喜其往也，贖（「贖」原作「盡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以七馱物。每之一驛，則附遞一馱而還。行經七驛，所送之物，盡歸之矣。其所有者，清河氏所贈妝奩及布囊書策而已。延賞莫之測也。後權隴右軍事，會德宗行幸奉天，西面之功，獨居其上。聖駕旋復之日，自金吾持節西川，以代延賞。乃改易姓名，以書作韓，以皋作韋，莫敢言之也。至天回驛，去府城三十里（上皇旋駕。因以為名），有人特報延賞曰：「替相公者，金吾韋皋將軍，非韓韋也。」苗夫人曰：「若是韋皋，必韋即此。」延賞笑曰：「天下同姓名者何限，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，豈能乘吾位乎？」婦女之言，不足云爾（初，有巫咎嫗者，每述禍祟，其言多中，嘗手執符籙，

之神漸減，韋郎擁從之神日增。皆以妖妄之言，不復再召）。苗夫人又曰：「韋郎比雖貧賤，氣凌霄漢。每以相公所談，未嘗一言屈媚，因而見尤。成事立功，必此人也。」來早入州，方知不誤。延賞憂惕，莫敢瞻視，曰：「吾不識人。」西門而出，凡是舊時婢僕，曾無禮者，悉遭韋公棒殺。投於蜀江。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。賢哉乎！賢哉乎！韋公侍奉外姑，過於布素之時。海內貴門，不敢忽於貧賤之婿。所以郭圓詩曰：「宣父從周又適秦，昔賢誰少出風塵。當時甚訝張延賞，不識韋皋是貴人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杜鴻漸

丞相杜鴻漸，世號知人。見馬燧、李抱貞、盧新州杞、陸相贄、張丞相弘靖、李相蕃，皆雲並為將相。既而盡然。許郭之徒，又何以加也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杜佑

太司徒杜公，見張相弘靖曰：「必為宰相。」貴人多知人也如此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梁肅

唐貞元中，李元賓、韓愈、李絳、崔群同年進士。先是，四君子之定交久矣，共游梁補闕肅之門。居二歲，肅未之面，而四賢造肅多矣，靡不偕行。肅異之。一旦延接，觀等俱以文學為所稱，復獎以交遊之道。然肅素有人倫之鑒。觀等既去，復止絳、群曰：「公等文行相契，他日皆振大名。然二君子位極人臣，勉旃，勉旃。」後二賢果如所言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呂溫

初，李紳赴薦，常以古風求呂溫。溫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：「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，期人必為卿相。」果如其言。詩曰：「春種一粒粟，秋成萬顆子。四海無閒田，農夫猶餓死。」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顧和

張玄之、顧敷是顧和中外孫。皆少而聰慧。和並知之，而常謂顧勝，親重偏至，張頗不厭。於時張年九歲，顧年七歲，和俱與至寺中，見佛般泥洹像，弟子有泣者，不泣者。和以問二孫。玄之謂：「彼親故泣，彼不親故不泣。」敷曰：「不然，由忘情故不泣，不能忘情故泣。」（出《世說新書》）

劉禹錫

劉禹錫曰：季龍挾彈彈人，其父怒之。其母曰：「健犢須（「須」原作「雖」，據陳校本改）走車破轅，良馬須逸鞅泛駕，然後能負重致遠。大言童稚，不奇不惠，必非異器定矣。」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韓愈

李賀以歌詩謁吏部韓愈。時為國子博士分司，時送客出歸，極困。門人呈卷，解帶旋讀之。首篇《雁門太守行》云：「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。」卻插帶，急命邀之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，明抄本作《幽閒鼓吹》）

顧況

尚書白居易應舉，初至京，以詩謁著作顧況。況睹姓名，熟視白公曰：「米價方貴，居亦弗易。」乃披卷，首篇曰：「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卻嗟賞曰：「道得個語，居即易矣。」因為之延譽，聲名大振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於邵

於邵性孝悌，內行修潔，老而彌篤。初，樊澤嘗舉賢良方正，一見於京師，曰：「將相之材也。」不五年，澤為節度使，崔元翰近五十，始舉進士。邵異其文，擢首甲科。且曰：「不十年司誥命。」竟如其言。獨孤綬舉博學宏詞，吏部考為第一，在中書，升甲科，人稱允當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德裕

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，未有知者。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，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。然而資用不充，無以祗奉僚友。一旦，相國遺錢十萬，俾為酒餼之備。約省閣名士數人，剋日同過其第。時秋暮沉陰，涉旬霖瀝。賀跋任（《劇談錄》「任」作「碁」）員外府罷，求官未遂，將欲出薄游。與白公同年登第，羸駒就門告別。聞者以俟朝客，乃以他去對之。賀跋駐車留書，備述羸游之意。白覽書曰：「丈夫處窮達，當有時命。苟不才者，以僥倖取容，未足為發身之道，豈得家畜飲饌，止邀當路豪貴。曩時登第貧交，今日閉門不接，縱使便居榮顯，又安得不愧於懷？」遽令僕者命賀跋回車，遂以杯盤同費。俄而所約朝客，聯騎而至，聞（「聞」原作「問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者具陳與賀跋從容，無不惋愕而去（「去」原作「不」，據明抄本、許刻本改）。翌日，於私第謁見。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？白公對以賓客未至。適有同年出京訪別，憫其龍鍾委困，不忍棄之，留飲數杯，遂闕祗接。既負吹噓之意，甘從譴斥之罪。相國稱歡逾時云：「此事真古人之道。由茲貴達，可以激勸澆薄。」不旬日，賀跋自使下評事，先授美官。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。未審三載，便秉鈞衡。其後五鎮藩方，再居廊廟。蹈義懷仁，始終一致。流芳傳素，士林美之。大初中（明抄本「初中」作「中初」），邊鄙不寧，吐蕃尤恣屈強。宣宗皇帝決於致討，延英先問宰臣。公首奏興師，遂為統帥，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，鼓行而前。時戎列陣於（明抄本作「平」）川，以生騎馬數千匹，伏藏山谷。既而得於牒者，遂設奇兵待之。有蕃中酋帥，衣緋茸裘，係寶裝帶。所乘白馬，駿異無比。鋒鏑未交，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，頻召漢軍門將。白公誠兵士無得而應之。俄而駐軍指揮，背（「背」原作「皆」，據明抄本、許本改）我師百餘步而立。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，馳馬彎弧而出，連發兩箭，皆中項。躍馬而前，抽短劍，踏於鞍上，以手扶挾，如斗獸之狀。蕃軍但呼噪助之，於鞍脫緋裘，解金帶，奪馬而還。師旅（「旅」原作「旋」，據明抄本改）無不奮勇。既而大戰沙漠，虜陣瓦解，乘勝追奔，幾及黑山之下。所獲駝馬輜重，不可勝計。束手而降四三萬人。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，自此悉為唐土。宣宗初覽捷書云：「我知敏中必殄凶丑。」白公凱旋，與同列宰輔（「輔」字原空闕，據明抄本補）進詩云：「一詔皇城四海頌，丑戎無數束身還。戍樓吹笛人休戰，牧野嘶風馬自閒。河水九盤收數曲，隴山千里諸關。西邊北塞今無事，為報東南夷與蠻。」馬相植詩云：「舜德堯仁化犬戎，許提河隴款皇風。指揮文武皆神算，恢拓乾坤是聖功。四帥有徵無汗馬，七關雖戍已韜弓。天留此事還英主，不在他年在大中。」魏相扶詩云：「蕭關新復舊山川，古戍秦原景象鮮。戎虜乞降歸惠化，皇威漸被懾腥羶。穹廬遠戍煙塵滅，神武光揚竹帛傳。左衽盡知歌帝澤，從茲不更備三邊。」崔相鉉詩云：「邊陲萬里注恩波，宇宙群方洽凱歌。有地名王爭解辮，遠方戎壘盡投戈。煙塵永息三秋戍，瑞氣遙清九折河。共偶聖明千載運，更觀俗阜與時和。」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韋岫

唐丞相盧攜，大中初，舉進士。風貌不揚，語亦不正，呼「攜」為「慧」。蓋舌短也。韋氏昆弟皆輕侮之，獨尚書岫加敬，謂昆弟曰：「盧雖人物甚陋，觀其文章有首尾。斯人也，以此卜之，他日必為大用乎？」爾後盧果策名，竟登廊廟，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。向時輕薄諸弟，率不展分。所謂以貌失人者，其韋諸季乎？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知人僧

唐令公韋昭度少貧窶，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太師，隨僧齋粥。淨光有人倫之鑒，恒器重之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蔡荊

唐蔡荊尚書為天德軍使，衙前有小將顧（「顧」原作「顏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彥朗、彥暉，知使院宅市買。荊有知人之鑒。或一日，俾其子叔向以下，備酒饌於山亭，召二顧賜宴。荊俄亦即席，約令勿起。二顧惶惑，莫諭其意。荊勉之曰：「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，善自保愛。他年願以子孫相依。」因增其職級。洎黃寇犯闕，顧彥朗領本軍，同立收復功，除東川，加使相。蔡叔向兄弟往依之，請叔向為節度副使，仍以丈人行拜之。軍府大事，皆諮謀焉。大顧薨（「薨」原作「夢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、許刻本改），其弟彥暉嗣之，亦使相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亞子

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。初令人覲獻捷，昭宗一見，駭異之曰：「此子有奇表。」乃撫其背曰：「兒將來之國棟，勿忘忠孝於吾家。」乃賜鸚鵡酒卮、翡翠盤。十三讀春秋，略知大義。騎射絕倫。其心豁如，採錄善言，聽納容物，殆劉聰之比也。又云，昭宗曰：「此子可亞其父。」時人號曰「亞子」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